



像是前世的乡愁,日本大原那座古旧的农居,满足了维尼夏自幼对农舍和庭院的向往。第一眼看到它,一个强烈的念头就萦绕在她的心头——“我想在这里度过一生”。对她而言,那不是一栋小小的农居,而是与家人共同生活的温暖所在。长久无人居住的老屋大修过后,她就开始着手整理杂草丛生的庭院,按照自幼向往的农居庭院在心里画好了蓝图:“开满经典的英国花卉,遍植烹调用的香草和做沙拉的蔬菜……”但也不能把英国庭院的样子原封不动地搬来,而是要尽量保持院子的大原风格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、七十年代初,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,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受到质疑。巴黎大学等地爆发了

编者>>>

这期读书是个专题,本版提供的三本书给你别样生活方式的启发,能否实现不重要,看看,想想或许也是美的。

《京都山居生活》:拥有自己的庭院

◎ 若 隐

学生运动。很多年轻人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。当时正是嬉皮士时代,据说嬉皮士们喜欢搭便车或开辆破旧的雪铁龙穿越土耳其、伊朗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,到印度寻找新的信仰。披头士乐队的成员开始接近印度民族乐器演奏家和冥想师,由人气情歌乐队转身为歌唱灵魂的精神偶像,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年轻人。

马修·理查德是其中一位。1972年得到博士学位,父亲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、法兰西学院院士,导师是诺贝尔生物奖得主。锦绣前程触手可及,马修突然决定,放弃科学研究,移居印度大吉岭,跟随藏传佛法老师们学习。二十多年后,出版社安排他和父亲就生命的意义、东西方哲学的异同、人类的未来等话题进行对谈,于是有了《僧侣与哲学家》。

维尼夏·斯坦利·史密斯也是其中一位。1950年生于一个英国贵族家庭(曾外祖父曾任印度总

督),十九岁时,对贵族生活心生质疑,为寻求心灵归属,远赴印度修习冥想。八个月后,同修的伙伴纷纷返回英国,而她来到更东方的日本,原本只打算短暂停留,谁知一住就是四十多年。她嫁给了日本摄影师,在京都大原当起了家庭主妇,于是有了《京都山居生活》。

经过不懈地努力,维尼夏的庭院里种植了大约一百五十多种香草,有的用来做菜泡茶,有的用来做手工皂,或渗进乳液润肤油里用来护肤。“园艺看似是一门小小的庭院里的艺术,却容纳着自然,容纳着地球,乃至浩瀚的宇宙。”维尼夏感叹道。各种香草植物都有它不同的妙用。通过亲手播种、施肥、浇灌、照看,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收获,那种惊喜与满足,绝不是从店里买来一花一叶能够比拟的。

气质相似的人会得相互吸引。住在京都乡下的维尼夏,周围有好些她喜欢的伙伴,大多是一

些敬业的手艺人,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,珍惜并热爱自己的选择。想让每个地方都像大原一样绿意盎然的园艺店老板,做古法豆腐的夫妇,从大学辍学接手家族染色工作室的两兄弟……和其他地方一样,京都的一些传统手工艺也在消失,这些人的坚守显得格外可贵。周围有这样的朋友存在又让维尼夏的人生更加温暖。

拥有自己的庭院,怎么说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我听过不下十个女子说想要一个自己的花园。但她们对办公室的绿植视而不见,更别提浇水换盆了。我马上明白,她们的意思是“要一个花园加一个园丁”。她们也羡慕维尼夏这样的女子和她的香草生活,但看到花园会有很多虫子,维尼夏用的是旱厕,环卫局每月来清理一次,马上就闭嘴了。也许,在拥有一个理想的庭院前,我们要做些准备,让自己能够配得上她。

先放慢脚步,留意季节的流转,风向的变化,停下来看看路边的花丛,观察蜜蜂的喜好,碰到喜欢的草木记得打听它们的名字。不要小看这些举动,真的会影响到我们。台湾作家蒋勋有一次去一家高科技企业演讲,问那些工程师公司门口种着何种植物,叫什么名字。大家都答不上来,有的人忙着加班,根本没留意公司门口还种着植物。若干天后,有位工程师碰到蒋勋,就说,真的有用唉,我只是每天下班的时候,停下来看几眼公司门口的植物,心情就好多了,回家去和太太关系也变好了,都好久没争吵了。

藏传佛教的僧侣也好,普通的家庭主妇也好,其实,每个人都有一个植满香草的庭院,在我们心里。那是弘一法师的“咸淡皆有味”,是丰子恺先生的《豁然开朗》——你若爱,生活哪里都可爱;你若恨,生活哪里都可恨;你若感恩,处处可感恩;你若成长,事事可成长……



享受自己种植粮食的乐趣,所谓“半农”的同时,也是在亲近大自然。半X,是指自己喜欢的工作,如画乡村风景,制作酱菜等等。维持保守与创造能力之间的良好平衡很重要,那于心灵真正的喜悦有关。

《半农半X的生活》叙事风格通俗浅显,不华丽不渲染,内容上毫无厚此薄彼。许多作者个人的生活理念,经仔细观察深思熟虑后,形成文字奉献给读者。极简的生活价值观,对平凡事物的态度,环保重要性,等等,引申至“如何给下一代人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”,话题更深入。全书始终贯穿一个宗旨——“确定某种生活是否理想,工作状态是否美好,不是靠找,而是靠自己创造”。人生有时需要洗牌,而后重新组合。如何感知自然,观察万物循环,获悉生命的初生与枯萎,最后消逝。如何被平凡感动,如何回归人类原始的“本我感受”同时,得到“维持保守与创造能力之间良好平衡”的启发。本书中的“农”与“X”,绝非某种特指,定义内容往往因人而异。

全书共四章,第一章开头——“半农半X并非只是生活在农村人的生活方式,住在都市的人也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”。作者长期摸索“半农半X”的诸多可能性,得出——“当今时代需要建立在‘农’与‘X’这两种上的‘基础革命’”。引用印度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的话:“做自己喜欢的事时,没有恐惧,没有比较,没有野心,只有爱”。并举以实例:“已经八十八岁高龄的老太太西山八重子,她一生都在写诗吟诗”。在“雪月花之心”中有一句:“希望每个人能够不忘感恩,慢慢走过世上的春夏秋冬,绽放小花,结出小果实”,可爱而质朴的语言,让我感动。当读到“把八个梦想写在记事本上,输入手机,寄电子邮件给自己,每天看好几次”时,我想到一句名言:“成功者就是每隔五分钟,确认一次自己的决心”。作者由自己在田地种植的体会,发现人在与自然接触以后会产生愉快心情。他觉得有了自己种植的粮食、蔬菜,其实,一家子的生活要不了多少东西。太太起先反对他下乡,后来也变支持了。

第二章“绌部‘种树人’”中写道:“真正改变世界的不是权力与财富,更不是仰赖人数和力量的行动或大声主张,而是宁静持续的意志支持下,持之以恒的无私行为”。胸中廓然。上帝造人造物,世界挤满无数个体,个体私有,却可以

《半农半X的生活》:推崇极简价值观

◎ 王 璐

创造出无私世界。饱含哲理又通俗易懂。以“鍛冶屋町的露比纳斯”里矮小老太太志津子为例,先生去世后她开始种花,一直种一直种,有人问她为什么,老太太淡淡地说,“因为扫墓需要花”。整理花草,使心灵沉淀的同时与万物对话,花园为无数陌生人纾压。普通人的无私奉献,更使人内心温暖。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说,“人很容易把自己的处境怪罪于状况”。简明而精辟。本章“你是绳结”中写道——“生命只有遇到其他生命后,才会绽放光芒”。这与本书开头,作者想要更精准诠释“半农半X”的本意遥相呼应。《小王子》作者圣爱克苏佩里说:“你是绳结,也因为这个结而存在”。“半农半X”即如此。现如今,人与人之间重要的是如何产生交集,并更好地融合下去。中国人有句俗语“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”,自我独立无法完成的许多事情,由社会与他人双线交叉后,就形成了“X”。

第三章里写道——“竞争特色个性的时代,必须舍弃不必要的东西,追求全方位发展,反而失去特色”。这话让我深受触动。我们并不需要“提升平均水平”,我们需要的是:“集中在”某一件事情上。人只有“做自己最擅长的事”,才会快乐,在某个领域才有可能突出成绩。这似乎与我们从小所受的“全面发展”教育理念背道而驰。本书文字也不乏幽默之处,比如——“脱在门口的鞋子有各种不同表情,可以想象穿鞋者的样子与踏进家门时的心情”,我惊讶地笑了,我从不知道脱鞋穿鞋还可以直接反应一个人的心情。我喜欢本书最后一章“村之光咖啡”里这句:“一个老人归天,等于烧掉一座图书馆”。简单的非洲谚语,形象而耐人寻味。如何学习请教,并学以致用,这也是本书“培育并运用思想”的真正释义。作者讲了个故事:日本人谁家若是生了女儿,就要种一棵毛泡桐树,等女儿出嫁时,用这棵已经长成的泡桐树做一个桐木衣柜做嫁妆。因此树长得快,材质又轻又耐久,而此习俗完全得益于祖辈人的预见与智慧。寓意深远。

读罢本书或许有人说,我们根本无法彻底脱离社会,我们要足够的资金生活,要赡养父母,要养儿育女。这种生活方式该如何开始?这也是盐见直纪在日本推行“半农半X”生活观念时,最常被问到的问题。他这样建议——从自家的阳台开始吧,开辟小小菜园,慢慢尝试。

再退一万步来说,哪怕只是想想,也是件很美的事情。

罗根·沃德的《我们没疯!一起回到1900年生活吧》

◎ 利 维

我向往古人那种非常缓慢的生活节奏,更重要的他们活得很写意、很静美。

美国人罗根·沃德曾经写过一本书叫《我们没疯!一起回到1900年生活吧》,罗根一定是和我差不多的人,不同的是他生活在美国,当然只是想回到一百多年前的美国,但他不是光想想而已,他真正是去做了,这个“疯子”啊,有一天突然带着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,远离城市的喧嚣,跑到在乡村木屋里去生活。从都市逃到乡间生活,这样的书不少,如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、彼得·梅尔的《普罗旺斯的一年》,像这些前辈啊,比较喜欢描写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和四季交替的景色变化,那么罗根的角度其实很不同,他想让自己的家,试着过和1900年代古人完全一样的生活,你想想看,一个现代都市家庭的老老少少,穿着他们祖辈才使用的布料,驾着马车,自己下地干活,播种、收获、储存,那里没有电灯,没有洗衣机、冰箱,当然,也没有沃尔玛和菜市场,一家子的所食所用,都得自力更生,其实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,但如果你读完那本书,就会觉得罗根一家子除了学会怎么在1900年那样的环境下生存之外,还收获了巨大的精神财富。

在罗根做出那个决定之前,他们一家生活的环境,其实和我们当下身处的周遭是很类似的。你生活在都市里,一大早挤地铁去上班,然后习惯性的拿出兜里的手机玩玩微信、微博,或者看看新闻客户端,你到了办公室,打开电脑,然后就是一整天的工作,你赚钱要养家,要还房贷,你缺什么就去超市和菜市场,你



生病了可以去医院,到了晚上你回到家,精疲力尽躺在床上,或许根本不会想这个周遭是否有什么不对,因为反正一切都是按部就班,正如罗根在书里说的那样:“让我们受苦的不再是开拖拉机的时候出了意外,或是被在生产线不停转动的残酷机器碾断了一只臂膀或一条腿,在我们的这个时代,折磨我们的是跟压力有关的疾病:焦虑症、忧郁症、电子邮件上瘾症,与有所亏欠的罪恶感。”

那么1900年代的人没有苦恼吗?有,怎么没有?像罗根一家子一样,你要学会驾马车,学会种粮食作物,还要拔草、杀虫,要是有人生病发烧了,你还得想想如果身边没有抗生素该怎么办,当然,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,如果21世纪的我们可以整天对着手机,活在虚拟世界里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,那么1900年代的人,就不得回归最初原始的人与人的交往了?我表达一个想法不能靠发微信,我要整理措辞面对面和你谈,如果我表达对你的爱意,我不能在手机上发个玫瑰图案给你,而是直接给你一个真实的拥抱。当然,除此之外,我们的精神需求,还面对一些更为本质的问题。

黄卓越编过一本《中国人的闲情逸致》,书里就总结了那个时代,中国文人日常的生活重心:声乐、戏曲、弈棋、品茶、花木、山水游、绘画、书法、书趣、金石、篆印、古玩。罗根在《我们没疯!一起回到1900年生活吧》一书里传达的某些内容,就是我们想想看,现代生活在给了我们那么多便利的同时,是不是剥夺了我们更多的学习和接纳美好事物的心境或态度?